**名家经典：莫言 如何对待不喜欢你的人**

**如何对待不喜欢你的人**

文 | 莫言

**这个世界，总有你不喜欢的人，也总有人不喜欢你。这都很正常。**

而且，无论你有多好，也无论对方有多好，都苛求彼此不得。

**因为，好不好是一回事，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。**

**刻意去讨人喜欢，折损的，只能是自我的尊严。不要用无数次的折腰，去换得一个漠然的低眉。**

纡尊降贵换来的，只会是对方愈发地居高临下和颐指气使。没有平视，就永无对等。

**也不要在喜欢不喜欢上，分出好人和坏人来。**

带着情绪倾向的眼光，难免会陷入褊狭。咬人的，你不能说它是坏狗。狗总是要咬人的，这是狗的天性和使命。

也就是说，在盯着别人的同时，还要看到自我的缺陷和不足。

当然了，极致的喜欢，更像是一个自己与另一个自己在光阴里的隔世重逢。愿为对方毫无道理地盛开，会为对方无可救药地投入，这都是极致的喜欢。

这时候，若只说是脾气、情趣和品性相投或相通，那不过是浅喜；最深的喜欢，就是爱，就是生命内里的粘附和吸引，就是灵魂深处的执着相守与深情对望。

这是一场诡秘而又盛大的私人化进程。私人化的意思就是，即使无比错误，也无限正确。

有时候，你的无数个回眸，未必能看到一个擦肩而过；有时候，你拿出天使的心，并不一定换来天使的礼遇。

如果对方不喜欢，都懒得为你装一次天使。谁也不需要逢场作戏。尽管，一时的虚情假意，也能抚慰人陶醉人，但终会留下搪塞的痛，敷衍的伤。

**所以，这个世界最冒傻气的事，就是跑到不喜欢的人那里去问为什么。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，没有为什么。**

就像一阵风刮过，你要做的是，拍拍身上的灰尘，一转身沉静走开。然后，把这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寂然忘掉。

**一个人，风尘仆仆地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要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活着。这才是最好的态度。**

不要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丢掉了快乐，然后又在喜欢自己的人这里忘记了快乐。

勉强不来的事情，不去追逐。你为此而累的时候，或许对方也最累。你停下来了，你放下了，终会发现，天不会塌，世界始终为所有人祥云缭绕。

谁都在世俗的泥淖里扑腾着。有的人天生是来爱你的，有的人注定要来给你上课的。你苦心经营的，是对方不以为意的；你刻骨憎恨的，却是对方习以为常的。

**喜欢与不喜欢之间，不是死磕，便是死拧。**然而，这就是生活，有贴心的温暖，也有刺骨的寒冷，不过是想让你的人生，变得更加丰富，更加完整。

在辽阔的生命里，总会有一朵或几朵祥云为你缭绕。与其在你不喜欢或不喜欢你的人那里苦苦挣扎，不如在这几朵祥云下面快乐散步。

天底下赏心快事不要那么多，只一朵，就足够足够。

**名家经典：木心 真正的人生，是从认识自己才开始的**

**真正的人生，是从认识自己才开始的**

文 | 木心

没有人，也没有神，有资格听我忏悔。人只能写写回忆录。谁有资格写忏悔录？写什么忏悔录？！人有那么一种心理，痛悔，内疚，等等，放在心里深思即可。

一出声，就俗了，就要别人听见——就居心不良。**人要想博得人同情、叫好，就是犯罪的继续。**

文学是不许人拿来做忏悔用的。忏悔是无形无声的，从此改过了，才是忏悔，否则就是，至少是，装腔作势。要忏悔，不要忏悔录。

一个文学家，艺术如果被人归类为什么什么主义，那是悲哀的。如果是读者、评家误解的，标榜的，作者不过受一番委屈。如果是作者自己标榜的，那一定不是一流。

王尔德不错的，但一标榜唯美主义，露馅了。你那个“唯”是最美的吗？人说陀斯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，他光火，但有教养，说：“从最高的意义上，是。”

凡概括进去的，一定是二流三流。不要去构想，更不要去参加任何主义。大艺术家一定不是什么主义的——莎士比亚什么主义？

要说笑话时，也不要说：“我来讲个笑话。”

人生和艺术，要捏得拢，要分得开。能捏拢、分开，人生、艺术，两者就成熟了。捏不拢，分不开——大家过去不外乎人生、艺术关系没摆好，造成你们的困境。

怎么办？捏拢，分开，学会了，学精了，就成熟了。生活大节，交朋友，认老师，与人发生性关系，生孩子，出国，都要拿艺术来要求，要才气横溢。



**奥诺雷·德·巴尔扎克**（1799－1850），文学的巨人。对巴尔扎克，不能用什么主义去解释了吧。

面对他，思想的深度，文体，都免谈。谈这些，太小家气——哈代，你要纯性地读，狄更斯，充满友情去读，托尔斯泰，可以苛求地读。可是我读巴尔扎克，完全放弃自己。用北方话说，豁出去了。

由他支配，我没意见。他的小说，忽然展开法国十九世纪生活。艺术家不反映现实。现实并不“现实”，在艺术中才能成为现实。现实是不可知的，在艺术中的现实，才可知。他的手稿，据说是全世界最潦草的。

他写作时穿着浴衣，蓬头垢面，一个人在房间里大声说话，是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、吵架。十九世纪的墨水干得慢，要用吸墨纸，吸墨纸也是二十世纪初才流行，所以巴尔扎克用粉吸墨，像爽身粉、胡椒面。写个通宵，他就把粉洒在稿纸上，叫道：“好一场大战！”**他是整体性的渊博。**

社会结构，时尚风格，人间百态，什么都懂。法国小说家中要论到伟大，首推巴尔扎克。他的整个人为文学占有，被作品吸干。人类再也不会有巴尔扎克了。所幸我们已经有他。

艺术充满艺术家的性格，比肉体的繁殖还离奇。维特、哈姆雷特、贾宝玉、于连，都流着作者的血。我喜爱于连，其实是在寻找司汤达——上帝造亚当，大而化之，毛病很多；艺术家造人，精雕细琢，体贴入微。

福楼拜读了莫泊桑的习作，说：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才气，你这些东西表示有某种聪明，但年青人，记住布丰的话：**天才，就是坚持不懈的意思。**用心用力去写吧。”福楼拜首先要莫泊桑敏锐地观察事物，“一目了然，这是才情卓越的特权”。

福楼拜的“一字说”，当然很有名：“你所要表达的，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，一个动词或一个形容词，因此你得寻找，务必找到它，决不要来个差不多，别用戏法来蒙混，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，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词。”

这是福楼拜对莫泊桑讲的，结果全世界的文学家都记在心里。我也记在心里。

以我的经验，“唯一恰当的词”，有两重心意：**一，要准确的；二，要最美妙的，**准确而不美妙，不取，美妙而不准确，亦不取。浪漫主义者往往只顾美妙而忽视准确，现实主义者往往只顾准确而忽视美妙，所以我不是浪漫主义，也不是现实主义。

经验：**越是辛苦不倦找唯一的词，就越熟练。**左顾右盼——来了，甚至这个词会自动跳出来，争先恐后，一个比一个准确，一个比一个美妙。**写作的幸福，也许就在这静静的狂欢，连连的丰收。**

**怎样达到此种程度、境界呢？**

**没有捷径，只能长期的磨练，多写，多改。很多人一上来写不好，自认没有天才，就不写了，这是太聪明，太谦逊，太识相了。天才是什么呢？至少每天得写，写上十年，才能知道你是不是文学的天才。**

**凡是得到世界声誉的苏联作品，都是写“人性”**，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。所谓继承本国传统，吸收外国经验，都是空话。什么“典型环境典型人物”，还是不知“人性”为何物，只会向怪癖的人性角落钻。

回头再看法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家，不是什么“自然主义”，什么“批判现实主义”，是一秉西方人文的总的传统，写“人”写“人性”。追根溯源，就是希腊神殿的铭文：**认识你自己。**

动物不要求认识自己。动物对镜子毫无兴趣。孔雀、骏马、猛虎，对着镜子，视若无睹。

**人为什么要认识自己呢？**

一，改善完美自己；二，靠自己映见宇宙；三，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独的，要找伴侣，找不到，唯一可靠的，还是自己。

艺术的功能，远远大于镜子。艺术映见灵魂，无数的灵魂。

论小说，浪漫主义、写实主义，还分得清。诗、诗人，本来是糊涂的，若要把某诗人归于某派，其实难。这也是诗的好处，诗人占了便宜。上次讲过画小孩最难，小孩通体不定型，不易着笔，诗人便是小孩，没法归类于派别。

纪德在《地粮》中说：“有个好公式：要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，成为人群中不可更替的一员。”

**“人群中不可更替的一员”，这是基本的。这就是风格。**

夏尔·波德莱尔，不属于什么派，不属于什么主义。这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。向来称波德莱尔是“恶魔的诗人”，诗人是纯洁善良的，怎会是恶魔？我觉得对——事物有各个面。过去的艺术只有一面景观，波德莱尔显示另一面景观。

有神性的一面，还有魔性的一面。波德莱尔对魔性有特殊的敏感。神性是正面的诗的素材，已用得太多。魔性，别人还看不清时，波德莱尔已先看、先觉、先用，先成功。但回头看，波德莱尔还是位天使。他是站在现代诗门口的铜额的天使。其实他的手法还是老式的。

现代诗，波德莱尔开了一扇门，兰波开了一扇门。此后，门里涌出妖魔鬼怪。但波德莱尔和兰波可以不负责任。

**所以，真正的人生，是从认识自己才开始的。**